

血雨飄香劍



著

一

东54A-1

U568

5M-2

1

司马紫烟作品集

之二

第
七
册

血雨飘香剑

青海人民出版社

司马紫烟作品集

血雨飘香剑

责任编辑:于笑侠

封面设计:邹宁

出版: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10号)

发行:青海人民出版社

印刷: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0 字数480千字

版次: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25-01479-5/I·243

定价:33.8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新派武侠名著，是司马紫烟先生的又一力作。该书叙述的是：东海神尼之宝剑，“沉香剑”失落江湖，引出一段“神州一剑”向江湖六大门派寻仇。书中故事情节曲折离奇，引人入胜。

其中有惊心动魄的武打场面，又有少男少女的郁郁情丝读后使您有回味无穷之感。

“神州一剑”与六大门派有何仇？他到底是谁？请看“血雨飘香剑”。

目 录

第一章 江湖一现	1
第二章 途中遇险	31
第三章 谈笑书生	53
第四章 昆仑老人	79
第五章 路遇奇人	100
第六章 赤红剑令	125
第七章 风尘异人	146
第八章 十指追魂	168
第九章 残云剑法	190

第一章 江湖一现

风飏云散，夜雨随之而退！

晨曦霞辉，笼罩着极目无际连绵千里的崱山！

霞光金里渗红，红中透金，映照在新雨过后纤尘不染的万千林木上，闪闪生辉，彩霞万道！

望之，令人顿生清携逸之感！

困龙崖，位于崱山深处，人迹罕至。

此崖险峻高绝，仞壁千尺寸草不生，不要说是人，就是猿猴之类，亦望之怯步，认为无法攀登！

因其太过险峻，形容其艰验之处可困顿云龙，故以困龙崖呼之。奇怪！

连猿猴都望而怯步，认为无法攀登困龙崖！

此时，却人影幢幢，幌来幌去，足有六七名之多。

凝眸仔细观望之下不由更令人拍案称绝！惊奇交集，几疑所见非真，而是身处幻境！

由于晨雾消散，视界明远，对当前的情景：较前越发

清晰逼真，而音容可辨。

只见，这崖顶上广阔平坦，约有三二亩方圆，林木稀疏尚有两椽巨石砌建而成的石屋。

屋前或立或坐的有六名，均年逾知命，须发霜白的老人其中则僧俗兼有！

这几名老人，此刻均沉默不语，神色庄重，做深思状，好像每一个人，都怀有无息心事似的。

他们像这样，闷声不响，足足有数盏热茶之久。

这时紧依着石室门首而坐的一位矮胖老人，目光一扫其余几人接着出声打破这种死寂而异常沉闷的气氛，无限感慨的说道：“我们六人，本来均已封剑归隐，不再过问江湖上的一切事非，想与清风明月共度晚年……”

孰料，此次为了神州一剑，我们六人竟同时再渡渝入江湖！然而，更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合我们几人力，不但未能替武林维护正义，铲除此魔。

相反的，连此人是老？是少是男是女没能查出不说？甚至连人家的影子也没看到一丝，那就更谈不上摸清此人的来历及派别哩……

再者！我们六人相约来此，为的是共商善策，以襄义举，可是，昨夜议谕中宵，毫无头绪！

我看！照目前的情势发展，除了遍传侠义柬，群力而为外，可以说别无善策，未悉诸位意下如何……

语声中，这矮胖老人又瞬目，向其余几人扫视过去。

他目光到处！

只见其余几人，一个个均是长眉紧蹙！向他怔怔地望着而神色之间，则是犹豫不决……

这种情形，使他感到进退维谷，无法决定，眉峰亦不由紧蹙在一起。

他清楚，眼前几人，均是名重一时的武林高人，并且均已封剑归隐，退出江湖。

在这种情形下，那一个不爱惜自己的羽毛。

此次六人相继出山，是有不得已的苦衷，若非关系着本门在江湖上荣辱存亡的话，他们是不会轻易出山。

然而几人复出江湖，已是数月之久，不但未能替本门挽厄运，甚至一点希望也没有。才密约至此罕见人迹的困龙崖顶共商善策！

试想：以他们六人，在当今武林中的地位，武功，在此情形下，已经感到愧报自惭，羞对同门。

现在若再让他们老着脸皮，具名柬请当今的武林同道襄助义举，不论其等居心如何？定被江湖上好事之徒讥为势逼技穷，忝颜而为，感名清誉将更受损失！

是故，其余几个对遍撒侠义柬一事，一时之间委决不下，面露犹豫之色，而缄默无语。

此刻，困龙崖顶，又恢复到原先那种，沉闷死寂的气氛，只有呼呼的风声，夹杂着树木摇拽，唰！唰！声响。替这死寂的困龙崖顶，带来一丝生气。

原来，这与会六老，均是当今武林中一代高人。

自右而左——

第一个是少林高僧惠禅上人，在其下首席地盘坐的道者出身武当，辈份极尊，为目下武当掌教的师兄，道号一修。

依次而下，为王屋派杰出人材，铁剑追风客铭传，再下去为太极名字，赵正萍。

紧傍着太极名家赵正萍而立的那位，身躯伟岸，皓首雪须的高大老人，出身泰山门下，以掌力称雄武林，姓朱讳乃素。最后一下，也就是适才发言的那名矮胖老人，此武艺出终南，为终南派硕果仅存的老辈人物。

此老姓柳名衍，以点穴，指功，见称于武林，其双手晶莹洁白，美如玉雕，故有玉指神翁之美号。

这六位一代武林高手，相对默然，不发一语。

从彼此神色中，可以看出，每一个人，都是心情抑郁愁绪倍增。

这时，铁剑追风客诸铭传，目光一扫几人，接着怒声说道：

“我就不相信，这神州一剑，生有三头六臂，值得如此大费周章，其无非机智过人，行踪诡秘，不易为人所寒而已，不是我铁剑追风客大言不惭。

其一旦被我碰上，定不容其逃离，我这柄铁剑之下

.....

铁剑追风客，在几人当中，年龄最轻，而脾气也较他人暴躁，气怒之余，才口出此言。

就在他语声甫落中……

倏自石室左侧的一株高大的柏树上，传来一声，浑厚了亮，如龙吟般的长笑，哈……

接着就见一线白影，宛如凭虚御风般凌空飘落。

一条白影，着地无声，点尘不扬，显示出其轻功火候已达登峰之境。

这六位武林名宿，闻声色变，暗吃一惊，不约而同的从地上腾身而起，循声望去。

只见，身处两丈左右处，负手站着个青衫一袭，身材修伟不眉朗目，面如冠玉，神态温文的少年书生。

此时，这少年书生，已辍笑而立，然其笑声余音，犹回荡四野历久不散。

六位老人，对少年书生一瞬之后，心里各自一震，忖度自身功力，不论轻，内两道均少年为逊。

少年书生负手而立，衫襟随风飘拽，两道闪闪生寒的目光，凝注着六人。

神态之间，倨傲冷峭已极。

铁剑追风客诸铭传，长眉轩动，沉声说道：

“你……”

少年书生对铁剑追风将手一摆，禁止他再说下去，接着将俊一瞪盯视铁剑追风客一眼。

四目相接，铁剑追风客，机伶伶打了个寒颤。

只感少年的目光，倏然间变的犀利如刃，直欲洞穿己胸。

少年书生，对铁剑追风客，一瞪之后，即冷冷的说道：“不才在下，就是诸位所要追寻的神州一剑，今自动送上门来，未悉诸位将如何处置在下……”

铁剑追风客，被少年威仪所慑，将到了唇边的话，又给咽了回去。

当时不觉，事后思之颇感羞愧气恼，遂不等自称是神州一剑的少年书生把话说完，已再度沉声说道：

神州一剑，看你一表人材，孰知却生就一付蛇蝎心肠，横行江湖滥杀无辜，这还不说，出手之残忍，为前所罕见不忍目睹。

似尔这种残暴之徒，杀之犹有余辜。

“不过，老朽体上天好生之德，奉劝阁下，从此洗面革心，多行善举不再滥杀无辜，为害武林……”

略顿！目光一扫神州一剑，继道：“否则！老朽掌中铁剑，要重开杀戒，这困龙崖顶，就是尔葬身之地……”

说完，双目威棱暴射，凝注着神州一剑。

神州一剑，负手远眺，神色悠然，对铁剑追风客的一番话，似若未闻目光从远处慢慢拢回一瞥铁剑追风客，才冷然而语道：“诸铭傅！你真是大言不惭，像你这种负徒虚名之辈，本少年在三招之内，夺尔掌中铁剑。”

蓦然！

铁剑追风客，长眉轩动，沉声怒喝道：“好狂徒！老朽……”

神州一剑，不等铁剑追风客，把话说完，即冷“哼！”一声插嘴说道：“诸铭傅，废话少说，注意！本少爷来了……”“了”字出口，缓伸右手，食中两指环扣，奔铁剑追风客，持剑右手的“寸关”穴，轻轻一弹。

只听“嘶！”的一声，一股极轻细的破空劲风，应弹而生。

场中六老，在神州一剑现身之际，凭他们数十年的江湖经验，一眼就看出神州一剑，胸怀旷世绝学，为近数十年眼罕见的武林高手，心里已存警惕！

铁剑追风客诸铭傅，他何当看不出来。

只因他脾气较暴躁，对神州一剑的倨傲神态，看不顺一怒之下，才持剑挺身而出。

神州一剑警告这语，方自出口，他已早做准备，暗中奋劲以待，目光炯炯盯视着对方的一举一动。

当神州一剑弹指飞袭至时，他已凛然色变，本能的挽臂错步向后掠去！

神州一剑又冷“哼”一声，原式不动，猛蜷疾弹！铁剑追风客，只感数股微细的劲风交错而至，如困当头，左，后，前三方，均被封住，只有右侧虚空无物。

而奇就奇在，这数股交错袭至的劲风，所奔的方向，

全是人身上的几处要穴。

此刻，铁剑追风客，真是惊骇万分，左掌贯足真力凌空虚挥，而身形则向右侧闪了过去。

神州一剑又冷“哼！”一声，趁着铁剑追风客幌身右闪之际，又将右手中指，微蜷疾弹。

指风所奔的方向，依然是铁剑追风客发觉，欲避已迟，只感右手寸关传来一阵麻痛！五指本能一松，掌中铁剑随势疾坠！

就在这个时候，神州一剑又发出一串哈！哈！……长笑，身形一幌，快如风驰，将凌空下坠的铁剑，抄握在手，持剑幌身退至原处。

他这一来一去，不足眨眼之间，可与电掣风驰一较长短！

他朝那柄铁剑睨视一眼，然后轻蔑的自言自语道：“这种废铜铁，也拿来现眼……”

语声中手腕轻轻上下一抖，铁剑追风客那柄，仗以成名的铁剑，到了他的手里，就如同朽木枯草一般，被抖的寸断碎裂。

铁剑追风客，脸色汗落如雨，伫立当场一动不动。

其余五老的神色，比他也强不了多少！

其中，以玉指神翁柳衍为最甚！因为，他是指功名穴见称于武林，在六老之中，以他的功力最高！

现在他目睹，神州一剑所施展的“弹指神通”可就是

已入化境，比他不知要强过多少倍！

至此，一团阴影，掠过他的心头，扩大！扩大！……

同时，一种极不祥的预感，勇现脑际。不由轻叹！
暗道：“就眼前情势看来，这困龙崖顶！半岛成为我亲六人，埋骨之所……”

神州一剑手握断剑之柄，目光一扫六老，道：“你们六位下山之目的，在下已洞若观烛，而在下未出山行道之时，曾立过重誓……”

略顿，又扫视六人一眼后，声调突转狞厉，一字一顿，道：“要，杀，尽，天，下，敌，视，及，意，存，杀，害，我，之，人……”

上面的十个数字，他好像化费了极大的力气，最后“人”字出口，他竟轻轻吁了一口气，才又续道：“照你等的蓄意及我的誓言看来，你我双方已成水火这势，不能相容。

换言之，这困龙崖顶，不是六位归天之处，就是我神州一剑，埋骨之所，生死谁属，实难预料，话已讲明，六位注意了……”

六人闻言，神情立现紧张，一个个暗调真气，蓄劲以待。

神州一剑目光一扫六人微微一笑，身形一动欲进倏止，微思，续道：“各位慢点紧张，在下还有两件大事忘了交代……”

其一，少时动手之后，在下侥幸获胜，而六位当中，若有人带伤不死的话，这应归属天意，谴罚于我，从此我就绝迹江湖，觅地归隐，十年之内不履入江湖寸步。

其二，我自沦入江湖，为时虽短，而死在我手下之人，却难以胜数，这些戮杀之人，其死因有二：

一是应我誓言，一是于无意中见我的庐山真面目，故杀之以灭口，现在我就展示本来面目，供各位过目，少时动手之后，倘若各位疏忽失招，而为在下所乘，也算是死而无憾……！”

六人至此，方知神州一剑，这俊逸的外表，并非其真实面目，一个个均抱着好奇之心，目光盯注在他的脸上。

其中，玉指神翁柳衍，对此并未注意，因其脑际正在筹思密虑着一个量大的决定……

他这个决定，不仅关系着他个人，同时也关系着整个武林，就因他这一念之起，挽救了一场武林浩劫。

神州一剑，在六人十二道目光注视下，右手抚在脸上，不动不语，而其神情好似异常激动，浑身微微发抖！

六人讶然惊奇，望着神州一剑，不知他葫芦里面，究竟卖的是什么药。一个个平息盯注一瞬不瞬的。

良久，良久，望着神州一剑，好像下了最大的决定，将抚在脸上的左手，用力向后一抹。

一付惨绝人寰，令人不忍目睹的面孔，随着一抹之势，展露出来，六人不约而同的发出声，“啊！”惊叫。

原来神州一剑的真实面目，竟是用一条条长达数寸的疤痕所组成，黑红相间，使人望后生寒。

神州一剑用手抚摸着脸上的疤痕，倏地发出一声，狞厉的长笑，仰首问天，厉声吼道：

“我恨！我恨，我恨天下所有仇视及使剑之人……”

吼完，又连连狞笑不已。

六人默然不语，他们知道神州一剑，定有一段伤心往事，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好半晌神州一剑才止住惨然狂笑，缓缓转过身形，将那付假面具复罩在脸上，才转过身形，神态之间又恢复原先温文之态，目光望着六人，低哑着语声道：“好了，请各位留意，在下要动手了……”

场中刚刚缓和的气氛再度紧张起来。

语声中他的身形一幌，直奔六人欺身而进，右手剑柄临空一挥，立时发出破空厉啸之声。

他这欺身挥臂看来无甚出奇之处。

但！看在六人眼里，剑柄所指之处，均是奔自身的要穴而来，不由纷纷幌身后退。

六人不前不后，不快不慢，同时幌身后退，无形中，中间让出来一大块空地，而神州一剑恰居其中。

他手握剑柄，傲然环视一周，接着双肩微动，身形快如电射风飏，右手剑柄指划之间，分袭六人。

六人只感身侧风声竦然，连敌人是如何出手？都没

看清楚，拒退之念尚未兴起，胸前要穴，已被点中，居痛连心神智昏迷。

闷“哼”连传！六中已有五个人，仆卧在地一动不动。

显然是伤致要穴，回生乏术含恨九重。

只有玉指神翁柳衍，伫立不动，双目不瞬的叮望着神州一剑。

可是，从他的脸上的神色中，可以看出，他也受了极重的内伤，此刻，不过是强打精神，勉力支持而已！

神州一剑见状，脸上依然是木无表情，而他的双目之内，却射出两股由悔恨，绝望，痛苦……等交织而成的异样神采，朝柳衍注视有顷，突然仰天凄厉狂笑道：“天意！天意！……老天你为何对我龙寒秋如此不公呢？让我再忍受十年痛苦……”

边笑边踉跄飞驰而去……

雪压老树枯藤！

冰凝伊水长流！

好大的一场风雪！连续数天飘落不停，并且是越下越大，放眼四眺，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整个大队就如同银妆玉砌一般！

积雪没膝，行人绝迹，甚至连一条狗也极难寻见。

大地，静寂的如同死境，只有呼！呼！的冷冽风声，划破了这静籁的四野。